

# 鱼潮涌动丁家沱

□刘茂平

春天,长江两岸盛开的金色菜花,热闹得让长江里的浪花都不禁仰头望向岸边。

这天上午,我来到丁家沱。丁家沱岸上的油菜花在风中翻滚,宛如金色的波涛,我的心也随之起伏不定。

丁家沱位于长江江津龙华段,虽在浩瀚的长江中并不显眼,但这里却建有长江上游最大的人工鱼巢。

长江在龙华绕过几道弯,留下一处险滩,即被称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的龙门滩。龙门滩如同长江的一只臂膀,直抵江心,将水流逼向北岸,南岸下游形成大片平缓水域。由于岸上丁姓人家众多,故得名丁家沱。

站在丁家沱岸边,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清澈的江面上,人工鱼巢沿着江面铺展开来。借助竹竿的浮力,它们看上去像一块块绿色的毯子,整齐地覆盖在江面上。人工鱼巢被称为鱼儿们的水上产房,成群的鱼儿不时在鱼巢上翻滚,在阳光的照耀下,江面波光粼粼,蔚为壮观。

在丁家沱,我遇到了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的刘队长,他正在监测鱼巢上各种鱼的产卵情况。这位生长在龙华长江边的中年男子,曾被评为“2023年全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他告诉我:“长江十年禁捕以来,水清鱼欢。那些曾几乎灭绝的长江鲟、岩鲤、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又重现江中,岸上能常见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水中游动。”言谈间,他古铜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聊起他的护渔史,刘队长很是自豪。自2014年成为长江上游江津段的护渔志愿者以来,2019年在江津渔政站的帮助下成立了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2020年协助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进行长江重庆段水域巡护志愿服务。志愿队从最初的十余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他个人投入大量资金改良巡护装备,现在拥有6艘巡护船。十多年来,他们协助有关部门抓获非法捕鱼电船200多条,拆除非法渔网数千张,移交处罚案件500余件。

每年的3月至6月,是长江流域鱼类的繁殖期,刘队长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人工鱼巢上。长江渔业资源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修复,人工鱼巢正是修复渔业资源的重要手段。

“建造鱼巢也有讲究。”刘队长介绍,要选择水势平缓、水底砂砾礁石众多的水域,且要远离主水流和航道,以免受水流和往来船舶的影响。丁家沱就是一处难得的天然水域,仿佛一处“避风港”。以前没有人工鱼巢时,鱼儿游到丁家沱浅滩的礁石上产卵,鱼卵的附着力和存活率受江水涨退影响很大,有了人工鱼巢,鱼儿产卵育儿有了更好的保障。

扎鱼巢其实是护渔队员们长期摸索出的引鱼产籽的土办法。就地取材,将岸边的青草绑扎在毛竹竿上,然后向江面延伸。选用的青草是一种特殊的草,名为油草,鱼儿不会食用,漂浮在水面上,鱼卵附着力强,且能在水中生长,释放一些生物饵料,供刚孵

化的鱼苗食用,用它建产床再合适不过了。扎鱼巢需要特别耐心,油草的稀密要合适,绑扎水草用的都是柔软且耐潮的绳子,以免产卵时划伤鱼。

刘队长特意邀请我乘小船来到鱼巢边,他轻轻从水中捞出一把油草,可以看到一颗颗黄色的鱼卵附着在水草上,至少有几百上千颗,这将孵化出多少鱼苗啊。

他很专业地介绍:“这些鱼卵大约十天后就会孵化成活泼的小鱼苗,小鱼苗在人工鱼巢生活几周后,便开始它们在长江的旅程。”

回到岸上,他告诉我:“三四月份是鱼类集中产卵的季节,特别是在夜晚,产卵达到高峰,60多种鱼成群结队而来。为了防止非法捕捞,我们的护渔队员日夜轮流守护在这里,丝毫不敢松懈。”

刘队长透露,类似的人工鱼巢在长江重庆段还有三十多处,每年繁殖的鱼苗数量超过4亿尾。这是一项多么令人赞叹的自然修复壮举啊。

站在丁家沱的岸边,放眼望去,长江河仿佛缠绕在金色菜花中的一条玉带,她正一路欢歌,朝着无穷无尽的美好奔去!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 亏齐唐家沱

□杨树弘

“亏齐”二字,在重庆本地文化里,颇有几分嚼头。

“亏”,自然是蚀本、折损之意;“齐”,却并非整齐,而是“到顶了”“到底了”的意思。合起来,便是“倒霉透顶”“背时到家”。奇怪的是,乐观的重庆人说这话时,嘴角往往挂着一丝笑意,仿佛在说:“老子今天遭得惨,但老子偏要笑给你看。”

这笑,不是认命,是认透。

唐家沱的老船工讲:“长江水到了唐家沱,总要打几个漩涡才肯走……人嘛,霉到底了,也要在沱沱里漩两圈,才晓得哪股水能把你带出去。”

唐家沱是长江著名的回水沱,上游漂下来的东西,无论是木头还是浮尸,到了这里总要停一停。

旧时,重庆有句老话:“唐家沱的捞尸人,比朝天门的棒棒还晓得行情。”浮尸泡涨了,口袋里或许还藏着几枚铜板;若是女尸,指不定耳朵上还挂着一对银坠子。捞尸人见了,并不急着伸手,先要看看水的流向,有些钱能赚,有些钱沾了“背时气”,碰了要倒大霉。

这便是重庆人的生存智慧:亏到底了,也要看清楚再伸手。

同样,重庆的茶馆里,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老王,听说你昨天打牌输脱五百?”“唉,亏齐唐家沱!算球了,就当给龟儿子发压岁钱。”

“算球了”三个字,堪称重庆方言里的“般若波罗蜜”。它不同于“认命”,而是一种无奈的主动“放下”。就像唐家沱的江水,再大的浪头打过来,到了回水沱,终究要缓一缓。

老辈人说:“人活一世,总要学会在‘亏齐’的时候,给自己找个‘算球了’的台阶下。”

“背时”与“走运”,重庆人有自己的辩证法。重庆人骂“背时”,往往带着几分亲热。熟人见面,开口便是:“你个背时娃儿,最近死哪儿去了?”

“背时”与“走运”,在重庆人眼里,就像火锅里的红汤与清汤,看似泾渭分明,实则共用一口锅。旧时,船码头的人们说得好:“今天背时,未必明天不翻身?唐家沱的水再浑,也有澄清的时候。”

最妙的是“亏齐唐家沱”,后面往往跟着一句:“二天(以后)再来!”这是典型的重庆人

式的“阿Q精神”,既承认现实,又不服现实。

重庆方言里,还有个词叫“绷起”,意思是硬撑。

“亏齐唐家沱”的时候,重庆人最爱“绷起”。哪怕荷包头只剩五块钱,也要在面馆喊一句:“老板,二两小面,加青,多放辣子!”哪怕辣得眼泪直流,还要补一句:“舒服!”

重庆人的“绷起”,不是死要面子,而是一种骨子里的悍气。就像唐家沱的礁石,江水再急,也要把脑壳昂起。

“亏齐唐家沱”的终极哲学,或许就藏在重庆的市井烟火里——卖凉粉的大婶一边骂“今天亏惨了”,一边依然往顾客碗里多加一勺花生碎;棒棒军扛着货爬坡上坎,喘着粗气吼一句“背时梯坎儿”,脚步却不停;火锅店,几个老哥们喝得脸红筋涨,拍桌子喊:“老子今天亏惨了,但酒要喝够!”

唐家沱的水还在打漩涡,重庆人的日子照样过。亏了?算球了,明天,太阳照样从南山爬起来……

(作者系二级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师)

# 隔壁姐姐会唱戏

□罗光毅

在家手机追剧时,收到一条老邻居发来的视频,视频里一位资深女士正在卡厅唱着《长江之歌》。我赶紧把视频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又闭上眼睛认真地听了两遍。这唱歌的,就是邻居姐姐方琴,今年75岁了。

样板戏流行的那些年,《红灯记》《智取威武山》《沙家浜》里的唱段,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家住的那个杂院,上下三层楼,我们住二楼。隔壁邻居,有一个大我几岁的女生,就是方琴姐。方琴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声音还好看,唱起歌来和收音机里流淌出来的感觉一样甜美动听,院子里的邻居们都喜欢听她唱歌。

方琴姐很喜欢唱戏,从《红灯记》里李铁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到《沙家浜》阿庆嫂唱“斗智”,都是她的拿手曲目。每天只要听见“奶奶你听我说”的声音响起,一曲接一曲的样板戏就在大院里拉开帷幕了。悦耳的声音从她家窗户传送出来,飘荡在大杂院的上空,左邻右舍都说这是方琴姐送给大家的福利。

大杂院的老老少少渐渐都喜欢上了听

她唱戏,只要她一开唱,楼上楼下的邻居就会停下闲聊,说:“待会儿再聊,先听听戏吧。”就连外面的街坊也停了脚步,站在院外听得入了迷,还不忘夸奖说:“你们院子里那个女生,样板戏硬是唱得好。”

听过方琴姐唱戏的都说她唱得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她有了很多粉丝。不过,究竟她唱得有多好,谁也说不上来道道。

一天,楼下邻居来了几位客人,入座后不久,听见方琴姐唱样板戏了。一位客人走出门外静静地听着,听了几曲后就兴奋起来,对邻居说:“这个女生声音不错,戏唱得也还行,好好培养,可能是一个好苗子,你把她请下来,我问问情况,看能不能指点指点,让她进步快一点,也许能在这个事业上有所发展。”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客人以前是北京一家文艺团体的歌唱演员,回重庆后在一所学校从事声乐教育。

得到专家指导,方琴姐的唱戏功夫一天比一天厉害。在导师推荐下,她在一些文艺团体忙活了起来,还出演过《红灯记》的李铁梅和《沙家浜》的阿庆嫂等。方琴姐有了

一点名气,整天都忙着演出,很少待在家里。不过只要回家,她便会照例开“个唱”,让院内的老老少少开心一回。

街坊邻居越来越喜欢听方琴姐唱样板戏了,而方琴姐也因为唱得好,被一家大企业特招进去,做了文艺骨干。

后来,方琴姐一家搬离了大杂院,邻居们就再也没有听过方琴姐的歌声。不过那些动听的声音却似乎一直留在耳畔,不时回响在记忆里。今天,时隔多年再次听见方琴姐的歌声,声音还是那么悦耳.那么动听。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能懂的诗

### 李花辞 (外一首)

□海清涓

不问本尊寺的钟声  
不念宝峰龙的传说  
与李树相伴的绿衣女子  
步态轻盈,悄然融入李花的白

鹅肠草、野葱、侧耳根  
在李树下疯长,像岁月留下的皱纹  
像李花必须面对的沧桑

小巧洁白的花瓣,是春天的呢喃  
树下的人,树上的花  
在疼痛与美好之间,静静守候

等黄柏转身,等燕子北归  
等枝头的时光,缓缓坠下一朵

### 硕大的宁静

照仙镜  
靠在李树上,掏出折叠小圆镜  
同行的姐姐笑称照妖镜  
我只是抹点唇彩,青天白日  
哪来的妖精,明明都是仙女

镜中,雪花纷飞  
高处的李花,如星辰、云朵、蝴蝶  
低处的李花,似玉石、银铃、浪花  
将秋屹果园的春色画卷般铺陈

镜光穿越千年  
回到盛唐的草长莺飞  
一句李花怒放一树白  
让李白赢得了李白这个流芳百世的美名  
轻风拂过,满园清雅,争相传阅  
诗仙的豪放与飘逸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

### 三春的暖阳

□李光辉

那天你离开的时候  
依依不舍地看了几眼  
阳台上的花木

由于正值阳春三月  
花木已开始萌动  
长出了新芽和花蕾

没过几天  
我便猛然发现  
花盆里也长出了一些杂草

于是我伸出  
那只与你握别过的手  
想把杂草除去

但我又犹豫了  
是浮光掠影地扯掉呢  
还是新草除根地拔起

因为对你的思念  
就像这三春的暖阳  
已越来越灼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